

大运之河



日月轮回，十二月，一年即将终结，仿佛一切都在转眼之间。

书上记载：十二月有“大雪”和“冬至”两个节气，时至“大雪”，天气渐冷，高海拔地区降雪有增加的趋势。“冬至”古称“日短”“日短至”。“冬至”以后，随着地球在绕日轨道上运行，阳光直射地带逐渐北移，北半球白天逐渐增长，夜晚逐渐缩短。

十二月的乡村农事仍然不能休闲。乡俗有云：人要三抬，麦要三踩，菜要三壅”。大概意思是说，小麦冬天锄三次草，铲三次沟，培三次土，冬天不让小麦疯长，嫩了会被寒风冷死冻死，来年会减产，小麦到第二年二月里长势好产量才高；油菜菜根土壅得厚，风吹摇不动，菜瘟病少，油菜产量高。

南
荷
北
佛

雪
天
温
度

赵
海
波

下楼买早餐，扑面 的风竟有暖意，立冬了倒有“忽如一夜春风来”的感觉。

相较于夏天的火热，冬天的温度更令人怀念。

小学三年级的一个冬日傍晚，太阳早早地下了山，天上布满了大朵大朵的云。

远处的电线杆孤单地站在田野里，教室冷得仿佛两个同学挨得再近一些就要被冻在一起。

大家搓着小手，盼着最后一节课早点儿结束。

这时候，教务处主任突然敲了敲门，走进来跟语文老师低声耳语，然后

笑眯眯跟大家说，今天晚上村里放电影，课就上到这儿。

教室里一下子欢腾起来，就像无数颗黄豆在热锅里崩裂。老师让大家赶紧安静下来，还要留些作业。

我听到窗外已经有其他班级的学生朝着校门口跑去，心再也不能静下来。终于老师合上了课本，宣布下课，我们一窝蜂似的冲出了教室。

来到当街，空气仿佛也沸腾起来，紧邻十字街口的两根电线杆上，已经挂好了黑边的白色银幕。兴奋驱散了暂时的饥饿与寒冷，距离放映的时间还早，小伙伴们一会儿从银幕的这边跑到那边，一会儿又争着跳起来，比赛谁能摸到幕布。

直到夜幕降临，肚子咕噜噜叫了起来，才想到回家吃饭。母亲也从邻居那儿听说了晚上放电影的消息，早早做好了晚饭。见桌子上有热气腾腾的大饼，我撕了一角，胡乱抹了些大酱，夹了半截葱，就要往外走。母亲赶紧把我拦下，又塞给我一个热乎乎的煮鸡蛋。

等我再次来到当街的时候，远远地看到一片黑压压的人，半空中似乎还有五颜六色的烟幕，又或许夹杂着雾气。电影已经开始了，记忆里好像是古装武打片，小孩子最爱看的，情节只记得最后男主角骑着骏马奔向远方。第二部电影开始没多久，寒意渐渐袭来，忽然有雪花从天上飘着，正好落在人们仰起的脸上。不少人把棉袄裹紧，双手交叉抱在胸前，我也冻得跺起了脚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妈妈突然出现在我的跟前，像是变魔术一般，从身后拿出来一件棉猴儿给我穿上。“回家吧！”妈妈拉住我冰凉的小手，一股暖流霎时从妈妈的手掌心传递过来。

本来还想再看一会儿电影的，不知怎么的，就这样被妈妈牵着手，依依不舍地走进了回家的风雪里。

多少年后，我再也没有遇见过这样的冷天，也更加难觅这样一场冬日里的露天电影，妈妈的爱却流过了时光，温暖又绵长。

十二月乡村记忆

周天红

十二月是真正冬季来临的季节，主要农作物的农事活动进入到一年的收尾阶段。气候特殊，冬季将更冷更长，田间操作上重点做好防寒防冻，主有小麦、油菜的越冬管理，柑桔的采收和果园、茶园清园，蔬菜的保温防冻和降湿防病，农田秋耕冬灌和基本建设，一摊子的农事儿都是事儿。

走在十二月，突然想起老家的那个村子，有许多的人和事儿值得回忆。隔壁邻居的刘二爷，一辈子与耕牛打交道的。乡下人说：做田无牛空起早，多一把犁头多一把肥。牛能耕地，还能积肥，多好吗。

每年冬季来临的时候，刘二爷把牛看得比自己儿子还精贵，喂水、喂料，生怕牛感冒。就是那条耕牛，让刘二爷家的老土墙翻修成了新砖房。一条牛有多大的力量呀。还有那大正沟田块里搞冬修的汉子，越是天气冷，越是干得带劲儿。

乡下有经验的农家汉子都知道，收多收少在于肥，有收无收在于水。没有水，种什么庄稼都白搭。冬天是修渠整堰挖塘蓄水的最好时季，一大帮汉子在大正沟田里搞冬修，场面热闹，有说有笑，还有光着膀子干得汗流满面的。那画面多好啊，给一个萧条的冬季乡村带来了多少生机。谁又不想来年有个好收成呢？

还想起那年十二月，那个女孩寄给我的信，也许是那年那个乡村最冷的时刻，我在一个川黔边上的小镇里艰难地过着生活。有一天，收到那个女孩从长江边上的那座城里寄来的信。她在信里说，她要结婚了，就

太
白
湖
畔



有些物象，一到这寒冬，就显得格外地温暖起来了，比如这北风中的鸟巢，端坐在高高的枝杈间，在游子的目光里，繁衍着一种无穷尽的温馨与温暖。

在乡下的大树上，最不缺少的就是这一个个的鸟巢了。大树脱光了自己的绿叶，显露出自己骨感的美，也显露出这些平时都隐藏在枝叶后面的鸟巢。此时，它们一个个地显得更加突兀，像是一个黑色的意象，被镶嵌在这大树的枝杈间，成为这寒冬里最最温暖的象征之一。

北风之中，雪地之上，夕阳之下，总会

流
年

几天前，回乡下老家，与几位发小小聚，无意中聊起儿时偷嘴的趣事，就像挠到了青春的小肚皮，让人忍俊不禁。

那时候，家里也穷，一年到头吃不上几回好东西，肚子里的小馋虫时不时的蠢蠢欲动。

村南头有一家代销点，一间平房大小，卖村民常用的针头线脑、油盐酱醋、糖果糕点，对孩子极具诱惑力，让我念念不忘。我喜欢去代销点买东西，最爱打醋，是散卖零买的醋。有一次，母亲让我去打醋，我左手攥紧几枚硬币，右手紧握醋瓶子，一路小跑地来到代销点。我把钱和醋瓶子一并递给店主，他先是把一个塑料漏斗塞进醋瓶里，然后不慌不忙地揭开醋缸盖子，把提子伸进去，小心翼翼提上来，习惯地抖一抖，再倾斜提子，醋就顺着漏斗流到醋瓶里。

淡淡的醋香，早就把我的小馋虫给拱出来了。刚刚走出代销点几步，我就仰脖喝了一大口，味蕾瞬间被激活，酸溜溜的味



是下个星期六。我感觉天有些昏有些冷，窗外的风像刀子一样吹着。淡淡的月光照着银白色的屋外，凄凉的冷在脊背蔓延至内心。

我知道，我们之间是不会有结果的。但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如果即便是恨人至深，也用不着闪电一样的婚姻来终结另一个人的情感，也许那是最可怕的。好多年，每到十二月，一想起这个故事，我都觉得内心深处会闪出一丝冷。一直以为幸福就在远方，在可以追逐的未来。后来才发现，那些拥抱过的温度，握过的手，唱过的歌、流过的泪、爱过的人、所谓的曾经，也许是幸福，也许是一道难也愈合的伤与痛。只是在每一个十二月来临的时候，我都小心翼翼地保护好它，免得再一次裂口、疼痛。有时候，莫名的心情不好，不想和任何人说话，只想一个人静静的发呆。有时候，想一个人躲起来脆弱，不愿别人看到自己的伤口。有时候，走过熟悉的街角，看到熟悉的背影，突然想起一个人的脸。有时候，别人误解了自己有口无心的话，心里郁闷得发慌。有时候，发现自己一夜之间就老了。

老家乡下有句俗语说得好：庄稼一枝花，全靠肥当家；田里无肥料，空在田里跳。庄稼和人生也是一样的，一切都需要浇灌，哪怕是一粒肥、一滴雨、一次人生的经历，获得便好。

又一个十二月的来临，我依然独来独往。曾经的朋友，你们都会在哪儿呢，还好吗？霓虹灯下我的落寞，经不起寒风的吹

温暖的鸟巢

韩延晓

有一些飞鸟，挥舞着自己的翅膀，向着自己的巢穴归去。此时的回归，是幸福的，就如我向着村庄的回归一样，这里有我的根，有我的魂，有我尘世间最温暖的念想与家园啊！鸟巢栖息在大树上，而我的心，就栖息在村庄里，而这大树和村庄，都在乡下，都在同一片土地上。

每次从城市里归来，还未进村，远远地就能看见一棵棵落光了叶子的大树，在守护着村庄。而这大树上，最明显的，就是那一个个的鸟巢了。有些鸟巢，也许可能是空的，虽然我不能再近些观看着它们，但这一点儿也不妨碍它们在我的心中的那温暖。之于那些鸟儿而言，鸟巢就是家园；之于我而言，村庄就是家园。安放着鸟巢的大树，总是和村庄站在一起，一站就是几百年。

冬天是寒冷的，就连那些挂在枝头的鸟巢，也被凛冽北风不停地吹着，仿佛，它们一个个地都在瑟瑟发抖，又看似是那样的岌岌可危，但这鸟巢给予心灵深处的暖，则是刻骨铭心的，则是如烈火一般熊熊的。

有人说，被打工潮掏空了的村庄，就像

偷喝半瓶醋

任广彬

道，在口腔肆无忌惮地扩散。感觉还不过瘾，我就像酒鬼一样边走边喝。回到家里，母亲看到我手中的半瓶子醋，强忍着笑问我：“你这次打的醋怎么这么少呀？该不会是你偷喝了吧？”我支支吾吾：“没……没有……”“还没有呢？你看你的小嘴唇都发白了！”母亲笑道。我朝着母亲吐了吐小舌头，一溜烟地跑了。

有时买齐东西，钱还有剩余，我就偷偷地买块水果糖。滑溜溜的糖块，丝丝缕缕的香甜在唇齿间尽情绽放，让人回味无穷。如果路上遇到小伙伴，我故意把糖块嚼得嘎嘣响，生怕他们不知道我在吃糖。回到家，母亲通常也不再追究余钱的去向。缺吃少穿的年代，谁家还没有几个小馋猫？

要说最好吃的，还是老家的饅子，金乡糕点在鲁西南甚至全国都小有名气。饅子可是奢侈品，春节走亲访友的必备之物。最畅销的饅子有四样——红三刀、羊角蜜、堆沙和大京果。它们模样各异，或方或尖或圆或长。饅子一斤一盒，草纸对折包裹，上面覆一红色纸签，草绳十字缠绕打结，既环保又喜庆。

亲戚越走越近，朋友越处越亲。哪怕家里再困难，每年的春节前，父亲都会备好几斤饅子，双数放入提篮或黑皮包，挂在自行车把上，或直接拎在手中，跋山涉水，开始了周游列国。亲戚好酒好菜招待完，通常会留下一半饅子，另一半返还，叫作“回饅子”。回到家后，父亲再如数补上，接着走下一家亲戚。最后饅子实在是足够了，只好向邻居家借，等走完亲戚后再如数归还。

我最喜欢吃饅子的，是红三刀。方方正正的头，金黄色的外皮，迎面三刀，表分四瓣；星星点点的芝麻，灿若繁星；中间红而透亮，底似薄冰，闪闪发光。轻轻地咬

裹，泪水在脸上瞬间成冰，有谁知道我呢？我害怕每一个节日，怕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是我寂寞的滋长，会更加地想你，想起那些曾经过去。

只是在十二月，每一步走在乡村的田坎上，心情都是踏实的。

就让我们回去吧，回到那片心灵的土地。 ■杨国庆 摄影



一个个空空的鸟巢。这话儿，很贴切生动，所以，一直是空巢老人的父母，对我们归来的渴望，是多么地急迫，所以，每年我都会从自己迁徙的城市里飞回来，像一只归巢的鸟儿一样飞回来。于是，被团圆的喜悦与幸福充斥着，被浓浓的亲情充斥着，就算是北风中的鸟巢，此时也温暖，因为内心的温暖，足以抵挡任何一切的寒冷。

每年的寒风一吹，这一年的脚步啊，就算是基本走到了尽头，这是流浪在城市里的我们，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老家大树上的那些鸟巢，想起这个寒冬里最温暖的意象。它们一个个端坐在高高的枝头，向着远处的城市，向着飞鸟游离的城市的方向，不断地张望着，我知道，它们空落落的心啊，也期盼着一场轰轰烈烈的回归。

冬天的鸟巢，在一股股的寒风里，在一望无际的冰天雪地里，为我制造出一种别样的温暖，也在我的心中燃起一种别样的火焰，不停地温暖和温馨着我接下来的日子，与那无穷无尽的渴盼与回忆……

冬天的鸟巢啊，多像是熊熊燃烧在乡下大树树头和游子心中的一团团黑色的火焰…… ■刘建新 摄影



上一口，细细品味，外酥内松，香味袭人，沙甜可口，食而不腻，脆而不焦，余味悠长。

每次走亲戚，我总是央求着父母带上我。父母最懂我的小心思，看着我可怜巴巴的样子，偶尔也会带上，我高兴的跟过年似的。吃完饭，亲戚遂我心愿地打开一包饅子，让我这个小猫馋得把瘾。

即便是这样，我也会情不自禁做出偷吃饅子的事。这样的事一般发生在走亲戚来回的路上，尤其是大人不在一起的时候。

有一年春节前，父亲实在抽不开身，就让我拎着几斤饅子和弟弟一起去看姑姑。行至半路，左顾右盼没有行人，我便拉着弟弟蹲在路边上，从提篮里拿出成盒饅子，小心翼翼地解开草绳，打开包装纸，每盒中取出一到两块，再按原来的折痕包扎好。为了堵住弟弟的嘴，我只好忍痛割爱，将战利品一分为二。自以为做的天衣无缝，还是被父亲一眼识破，只是他不忍心伤害我们的自尊，一直没有揭穿我们的小把戏。

一晃30多年过去了，饅子再也不是什么稀罕之物，一年半载吃不上一两次，偷喝散醋听起来更像是天方夜谭。 ■毛毛 摄影

母亲走了。

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一日下午四时二十八分，母亲的心脏停止了跳动，走完了九十六岁的人生之路。

母亲身体一直很好，心肝脾胃肾等主要器官没有任何毛病，血压血糖血脂等各项主要指标都很正常，耳不聩，眼不花，思路条理，口齿清楚，在楼上拄着拐杖自己来回走动，饭量也还可以，基本上能够自理。可是，自从二〇一八年夏天开始，身体状况突然急转直下，而且是每况愈下。特别是最后几个月，饭量明显减小，耳朵聋了，非大声喊叫听不清楚，脑子时而明白时而糊涂。走路要靠轮椅，吃饭时拿筷子的手颤抖得很厉害，浑身疼痛，大小便要人抱到坐便椅上。最后不吃不喝，仅靠点点滴滴的汤水，坚持了一个多月。甚至在滴水不进的情况下，仍然延续了八天的时间。母亲是无疾而终，寿终正寝。

母亲是我们的假守，是我们的靠山，是一面无形的旗帜。母亲在哪里，哪里就是我们兄弟姐妹五人奔跑的目标，就是我们真正的家。只要母亲开心，愿意住谁家就住谁家，愿意住多长时间就多长时间。最后几个月，母亲已不能再轮流到各家去住了，就固定在一个地方，我们去轮流侍奉看护，定期不定期请医生检查诊断一下。我们多年来已经形成了习惯，除非遇到外出时间长，或者工作确实脱不开，每个星期天都要涌向母亲，看望母亲。兄弟姐妹见见面，说说话，互通情况，交流感情。这种做法一成不变，风雨无阻。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，都紧紧地围在母亲身边，相互帮衬，相互关心。但是，母亲不在了，尽管有血缘维系着，也不可能每周都要团聚呀。这就是有母亲的好处。自从看了琼瑶小说改编的那个电影，电影的名字已经忘记了，但主题歌曲《世上只有妈妈好》我会背会唱，感同身受，刻骨铭心。一个人不管在什么年龄，只要有母亲在，自己就是一个依偎在母亲怀抱的孩子，只要能喊上一声娘，就是一个最幸福的儿。

母亲年轻时没少吃了苦，遭了罪。除了拉扯我们兄弟姐妹五人，操持家务，推磨轧碾，做衣做饭，缝补浆洗，养猪喂鸡，起早贪黑割草拾柴外，还要像男劳力一样到生产队参加集体劳动，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，就是为了多挣点工分，多分点粮食。奶奶上了年纪后，眼睛得了白内障，双目基本失明，母亲端吃端喝，精心照料。在农村盖房子是每个家庭最操心也是最大支出的事项，父母一辈子勒紧腰带，省吃俭用，分三次盖起了三口六间房子，没少作了难。母亲要比一般的农村妇女付出双倍的艰辛。

当然，母亲的付出也有了回报，他在村里落下了孝敬老人、与邻为善的好名声，并且把我们兄弟姐妹拉扯得有了出息。母亲很知足，常常说道，不怕年轻穷，就怕老来苦，我老了，看着你们都成家立业了，没有什么心事了，光跟着你们享福了。

人的身体就如同一部机器，正常运行几十年之后，各个部件经过磨损，慢慢的出现了故障，要到医院进行维修保养。到达一定年限，就会全面老化，最后停止运转，生命终止。可是，在生命终止前的这段时间里，是人生最难熬的阶段。这个阶段到底有多长，因人而异。母亲身体没有什么病症，是正常的衰老。这正常的衰老，让母亲全身疼痛，从头到脚，从内到外，没有不疼的地方，疼痛占据了她的一切。她羡慕那些突发疾病、快速死去，或者一觉睡过去走了的人，认为那是修来的福。母亲一个劲地念叨，我一辈子没干什么坏事，老天爷为什么让我活成这个样子？我们都劝慰她，正因为您没干什么坏事，老天爷才让您高寿；那些干坏事的，老天爷还能让活这个岁数？面对母亲，我们的心理是矛盾的。一方面，多么希望母亲能够更长久地活在世上，更多的陪伴在我们身边，让我们远离“子欲孝而亲不待”的遗憾，享受到有母亲的幸福。另一方面，看到母亲痛苦的表情、痛苦的表达、痛苦的表现，我们也格外的难受。痛在母亲的身上，疼在我们的心上，又希望母亲能早早地结束这种痛苦。我们白天黑夜二十四个小时轮流侍候在她身边，她又有些于心不忍，反复地说，我遭罪是自己的事，还让你们陪着遭罪。您是我们的亲娘，我们不陪谁陪呢？

“孝”是中国的传统美德。“百善孝为先”，这个定位是对的。在我们老家那一带——不仅那一带，在全国许多地方，大家都认准了一个理，不能与不孝的人交朋友。理由是，如果一个人不孝敬父母，连对自己的亲生父母都没有真正的感情，更何谈与外人能有真情实感？我的姐姐已经七十三岁了，哥哥也是七十岁的人了，都还全心地全意地侍奉着母亲，小老人侍奉着老老人。我坚信，我们兄弟姐妹侍奉母亲比找任何高级的、金牌的保姆要尽心竭力得多。所以我们宁肯自己苦些累些，能为母亲尽孝，心里更踏实，更心安理得。

母亲是在九十六岁的高寿上离开我们的，按老家的说法算是发喜丧，但我从感情上还是接受不了。一想起再也见不到母亲了，便觉悲从中来，扑簌簌掉下眼泪。

● 大雪 ●

大雪（外一首）
唐广申

凤凰仿佛注定会飞走 只寄来片片家信 铺满院落里，那棵 老梧桐的枝头
推开柴扉，老父亲 收拢了一大堆的雪 一半推进麦田 一半替远方的孩子 堆了个很帅气的雪人
目光像翻开一页页日历 穿过烟雾，穿过篱笆墙的缝隙 就看到，一畦畦麦子 裹了裹被角 呼呼大睡

等你归来

抖落一身雪花 也不要这冰冻的铠甲 寒风放低了身段 屈从于阳光的娇艳
休眠的种子 已到了梦醒时分 蛰伏的鸣虫 发出了震颤的回音
那只隐匿于蒹葭里的野鸭 探头探脑 还不时撩一把河水 抹在脸上 然后，抖擞精神 把你瞻望

东
山
小
鲁

怀
念
母
亲

刘
明
远